主编 瞿葆奎 副主编 杜成宪

查宫黑承文集

·卷五

实用主义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版权页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实用主义 / （美）詹姆士（James, W.）著;孟宪承

译. —上海：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0.1

(孟宪承文集；5)

ISBN 9787561774830

Ⅰ.①实…Ⅱ.①詹…②孟…Ⅲ.①实用主义哲

学理论研究Ⅳ.①B087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09325 号

孟宪承文集·卷五

实用主义

主编瞿葆奎

副主编杜成宪

著者〔美〕 詹姆斯

译者孟宪承

项目编辑陈锦文

审读编辑夏蕙筠

责任校对徐真

装帧设计储平

出版发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社址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邮编 200062

网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
电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

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(邮购)电话 02162869887

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

网店 http: ecnup.taobao.com

印刷者江苏常熟华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87×109216 开

印张 11

字数 145 千字

版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

印数 1—2100

书号 ISBN 9787561774830/G·4329

定价 38.00 元

出版人朱杰人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，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)

原序

这是 1906 年 11 月、12 月我在波士顿的罗威尔研究所（Lowell Institute）,1907 年 1 月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所讲的讲演录，照口说印成，没有加什么申说或附注。所谓实用主义（pragmatism）之运动——我不喜欢这个名词，但是现在要改它也太迟了，好像忽然凭空而来。其实哲学里已有的几个趋势，同时发生集合的自觉，且觉着它们共同的使命。这个运动，发起在许多国，有许多的观察点，所以结果是许多不一致的表述。我从个人眼光所见到，要做一个统一的说明，只叙大端，不详作繁琐的论辩。我相信： 如若我们的批评家肯稍等几时，待我们的话说完了再批判，可省却许多无谓的争执。

如若这讲演录能引起读者对于实用主义的兴味，他一定愿望再读别的书，所以我给他几种参看的书籍。

在美国，杜威（Dewey）的《论理学说的研究》（Studies in Logical Theory）是基本。再读他在下列杂志里的论文：

Philosophical Review, vol.xv,pp.113465.

Mind, vol.xv, p.293.

Journal of Philosophy, vol.iv,p.197.

最好先读席勒(Schiller)的《人本主义的研究》（Studies in Humanism）,里面第一、五、六、七、十八、十九各篇尤要。席勒以前所做的论文，和这问题的一般辩论的文字，在他书里夹注内都可检出。

其次读：

米约(Milhaud), Le Rationnel, 1898.

勒罗伊(Le Roy)的论文，载在 Revue de M taphysique, vols.7, 8, 9。布隆德尔(Blondel)和德赛利(De Sailly)的论文，载在 Annales de Philosophie Chr tienne Ame S rie, vols. 2 & 3。

巴比尼(Papini)曾宣布用法文著一关于实用主义的书，不久可出版了。

至少我要免除一个误解，就是实用主义和我近时主张的“极端经验主义”，其间没有论理的关系。后者靠自己存立的。一个人尽可完全否认，他却仍可为实用主义者。

1907 年 4 月哈佛大学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目 录

第一篇 哲学上现在的两难 1
第二篇 实用主义的意义 20
第三篇 玄学上几个问题从实用主义上研究 36
第四篇 一与多 51
第五篇 实用主义与常识 65
第六篇 实用主义的真理概念 77
第七篇 实用主义与人本主义 92
第八篇 实用主义与宗教 105
编校后记 117

第一篇 哲学上现在的两难

切斯特顿的话

切斯特顿（Chesterton）自叙他的一部文集叫做《叛教徒》（Heretics）今译为《异教徒》。——编校者，其中有几句话："有几个人——我就是其中的一个——想，关于一个人最实在最紧要的一件事，就是那个人对于宇宙的见解。我们想一个房主妇对于他的房客，要紧的是知道他收入的多少，但是更要紧的，是懂他的哲学。我们想一个将军出去打仗，要紧的是知道敌人的数目，但是更要紧的，是知道那敌人的哲学。我们不用问宇宙的原理，对于事物有影响没有，只须问除了这个以外，还有什么能影响事物。"

人人各有一哲学

这一点，我是和切斯特顿先生同意的。我知道你们各人有一种哲学，而且关于各人最有趣最要紧的一件事，就是各人的哲学怎样决定了各人的宇宙观，你们知道我也是一样。可是我现在要和你们讲起这哲学来，心里很有些惴惴的。因为我们各人所必需的哲学，并不是一种专门学术；而只是大家感着人生的一种老实的深切的意义。从书上得来的哲学，不过是哲学的一部分；它的大部分，就是我们各人对着宇宙的观感的方法。我不能一定想，你们中有多数人是宇宙学的学生，然而我站在这里，却要想引起你们在一种哲学上的兴味。这种哲学，讲起来，少不了要用些专门学术的叙述法。我要把我所笃信的一种新趋向说出来，使你们大家表同情。你们虽不是学生，我却来讲大学教授所讲的话。不论什么宇宙，只要是哲学教授所信仰的，说来总是话长的。两句话就可界说明白的宇宙，那是用不着教授的智力去想的。对着那样浅陋的东西，他怎会有信仰呢？我听见我的朋友和同事，也有在这会堂里讲过哲学的，他们没有讲多少话，人家就嫌他们干燥无味，所以他们的结果少有完全满意的。我现在的尝试也大胆了。实用主义（pragmatism）的倡始者译者按： 此指 C. S. Peirce,近来自己也在罗威尔研究所（Lowell Institute）演说了几回，讲题就是这个名词，

真好像黑夜里放出明光了！他说的，我想也没有人全懂，我现在站在这里，还要去经历那同样的冒险。

我冒这个险，也因为那些讲演，听的人很多。大凡我们听人谈起高深的学理来，即使我们和谈者都不懂，也总有一种很怪的妙趣。我们都能感着那种问题的激刺，觉得一种“大”的存在。若是在吸烟室里，发生一个辩论，不论是关于意志自由，或是神的万能，或是善与恶，你可以看大家怎样的竦起了耳朵听着。哲学的结果和我们都有最重要的关系。哲学上最奇僻的辩论，也很愉快的引起我们精微巧妙的感觉。

我是笃信哲学的人，又信我们哲学家将看见一种新曙光，所以觉得不论说得对不对，总要拿现时的消息传达给你们。

哲学是人类事业中最高远的，也是最琐细的。它在最狭小的罅隙里用力，辟出最阔大的景地来。人说它“烘不了什么面包”，然而它却能振起我们的灵魂，教它勇敢。它的模样、它的疑惑和诘难、它的游辞和辩论，常人多见它讨厌的；然而在这世界的观念上，要是没有哲学上发出的几条远照的明光，我们就不能一朝居。它的光辉，和那因此光辉而生的黑暗和奥妙，就能使它所说的话发生一种趣味。这种趣味，不限于专门学者的了。

气质是哲学思想中一要素

哲学史的大部分，是人类气质的抵触的历史。这个说法，我的同侪中间，或者有人以为失体的，但是我不能不把这抵触说个明白，再拿它来解释哲学家的许多争点。凡专门的哲学者，不问他有哪种气质，当他作哲学的思想时，常要遮盖那气质的一要素，因为一个人所有的气质，习惯上不认它成为一个辩论的理由，所以哲学者辩护他的结论时，须提出一些不关个人的理由。其实他的气质所给他的偏执，比那客观的前提所给他的，还是强得多。两头的证据本来一样，只要加上一个气质，一头就重多了。他的宇宙的观念，或是偏重感情的，或是偏重硬心的，都是随着气质而定，也同随着这个事实或那条原理一样的。他总信托他的气质。他要一个能合他气质的宇宙，所以无论何种宇宙的解释，若能合他的气质，他就信仰。凡是和他气质相反的人，

他就觉得他们不懂世界的性质。虽是他们的辩论能力比他还高明，他心里总想，这样人在哲学上总是门外汉，总是不胜任的。

然在辩论会上，他不能仅据他的气质，来争他的辨别力或学问的优胜。于是我们哲学的辩论里，乃发生一种不诚实： 我们前提中最重大的前提永远没人提起的。在我们这讲演里，倘使破除了这个先例，把它说了出来，在明了上一定很有补助，所以我觉得很自由的说了。

我说的，自然是指那些确然特别的人，有根本的特性的人，能把他们的肖像印在哲学上，能在哲学史上占个地位的人。柏拉图（Plato）、洛克（Locke）、黑格尔（Hegel）、斯宾塞（Spencer）都是这样有气质的思想家。至于我们普通人，在思想上多数没有确定的气质，我们是两种相反气质的混合物，每种气质都有些，却没有一种特强的。在抽象的事物上，我们不大知道自己有什么偏好，就是有了，也只要人家一说，便会改掉的，结果还是跟着风尚走，或是依着近旁最动人的哲学家的主张。但是哲学上至今以为有效力的一件事，就是一个人要能看事物，要拿他自己特别的法子去看事物，并且对于相反的看法，不当满意。我们不能说，这个坚强气质的幻想，在人类信仰的历史上，从此就不算重要。

唯理主义家与经验主义家

我现在心里所想的一种气质上的异点，是文学、美术、政治、礼貌和哲学上都有的。讲起礼貌来，就有拘泥礼节和不拘泥礼节的两派人；在政治上，有服从主义派和无政府主义派；在文学上，有练语派和写实派；在美术上也有拟古派和浪漫派。这些分别，大家承认的。在哲学上，我们也有相对的两派，就是“唯理主义家”（rationalist）和“经验主义家”（empiricist）。经验主义家，是爱事实的人，唯理主义家，是信仰抽象的永久的原理的人。事实和原理，不论哪一个人也不能一刻离的，所以这个差别，不过是注重点上的差别罢了。然而那注重点不同的人，竟彼此生出许多剧烈的恶感。我们就拿“经验主义家”和“唯理主义家”的两种气质来表示他们宇宙观念的差别，就觉得非常便当。有了这两个名词，这个比较也就觉得很简单，并且很概括的。

这些名词所指的人物，常时没有那样简单和概括。因为人性里，能有各种的性质联合。若是我们说到经验主义家和唯理主义家的时候，再加上些附属的区别名字，使我的意思更有满足些的界说，那末我请你们当我所说的话是有些任意独断的。我选出性质上两种的联合，这两种联合是常有的，却并非一律的。我所以选出这两种，单为便于帮助我表出实用主义的特质来。在历史上，我们知道“唯智主义”同着“唯觉主义”两个名词和“唯理主义”与“经验主义”是通用的。唯智主义常带一种唯心的乐观的趋向。经验主义家却又常偏于唯物的，他们的乐观不是绝对的，并且非常容易摇动。唯理主义必定是一元的。它从全体和通性说起，最注重事物的统一性。经验主义从部分说起，它说的全体，不过是一个集合体，所以不妨叫它自己是多元的。唯理主义自以为比经验主义多含宗教性。这个要求，说起来话很多，现在不过讲起一句罢了。若是唯理主义家是个感情的人，而经验主义家是个自名硬心的人，那末这个要求才是真的了。那样的唯理主义家，常主张意志自由说；那样的经验主义家，都是定命论者——我用这些名词，都取它是最通行的。到末了一来，唯理主义家总带着些独断性的气质；经验主义家，要怀疑些，肯开诚讨论些。

我且把这许多特性分两行写下。若是我加上“柔性者”和“刚性者”的两个称号，我想这两种的精神组织，你们更容易认识了。

刚性者与柔性者

柔性者（由原理着手）刚性者（由事实着手）

唯理主义的经验主义的

唯智主义的唯觉主义的

唯心的唯物的

乐观的悲观的

有宗教性的无宗教性的

意志自由论的定命论的

一元的多元的

独断的怀疑的

我所写两行比较的混合性，它们内部到底联络不联络，自己矛盾不矛盾，这一问，请你们暂缓一下，我不久就要详说这一点。现在所要说明白的，就是柔性的和刚性的两种人，照我所写下的特性，在世界上都存在的。大约你们各人心里，或者知道几个最显明的例，而且知道这两种人彼此是怎样相视的。他们自然是互相仇视了。他们个人的气质强烈时，这种仇视就成了一时代哲学空气的一部分。在今日还是哲学空气的一部分。刚性的人，看着柔性的人是感情家、呆子。柔性的人，觉得刚性的人不温良、无情理。他们相互的反动，就很像波士顿的旅行家走到克里普尔河的居民中间，彼此都说别人比自己低一等。不过这种轻蔑里边，在一方面带些娱弄，在他方面却含着些恐怖。

在哲学上，我们寻常人很少那样单纯的波士顿人，也很少那样特别的洛矶山莽汉，我以前已经说过了。多数人喜欢在界线两面，都取得些好的物事。事实自然是好的——多给我们些事实。原理也是好的——多给我们些原理。从一种方法看去，世界一定是“一”；从别一个方法看去，世界一定是“多”。所以让我们采取一种多元的一元论。各种事情，说起来都是有定命的，然而我们的意志却是自由的： 一种意志自由说的定命论，才是真哲学呢。部分的恶，是无可否认的了，但是全体不能都恶： 所以实际上的悲观主义，尽可以联合着玄学上的乐观主义。余依此类推——平常哲学上的外行人（layman），总不是极端派，总不组成他的哲学系统，但随着一时的引诱，模模糊糊的相信这种说法，或是那种说法。

但是我们里边也有几个人，在哲学上不全是外行。我们可以称为非职业的角技者。我们看见自己信条里太多不一贯不确定的地方，也很觉得烦恼的。若是我们从界线的两对面，留着夹杂的矛盾物，那末我们智慧的良心，是很不安宁的。

多数人要事实亦要宗教

现在要讲到我所要说的第一个要点了。世界上从来没有这许多的倾向经验主义的人，像今日这样。我们的小孩子，一生下来就像有个科学倾向似的。但是这个贵重事实的心，却没有打消我们的宗教心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其实它自己就差不多是一种宗教。我们科学的气质是虔诚的。今且假定有一个这样的人，假定他是个非专门的哲学者，并且不愿意像外行人一样采取那杂乱的系统，那末他觉得自己的地位是怎样呢？他要事实，他要科学，但他也要一个宗教。他自己既不是专家，不能做一个独立的创造者，只好去找那老练者和专门学者，求他们指导。在座诸君中，大多数或者就是这种的哲学者。

哪几种的哲学，是你们觉得恰合自己的需要呢？你所找到的，若是一个经验主义的哲学，它的宗教性是不够的，若是一个宗教的哲学，它的经验方面又是太少，你若去寻那最重事实的地方，就找到那全部刚性的主张和那科学与宗教之剧烈的抵触。若不是一个刚性者像海克尔（Haeckel）同他的唯物的一元论，他的以太神（ethergod）,他说的上帝是个“气体的脊椎动物”的笑话；就是斯宾塞，把世界的历史看作物质和运动的再行分配，恭恭敬敬把宗教请到门外——仿佛说宗教可以继续存在，但是它永远不得在庙里出头了。

经验主义有事实无宗教

一百五十年来，科学的进步，似乎把物质的宇宙扩大，把人的重要缩小了。结果是自然主义或实证主义的感想之发达。人不是自然界的立法者，乃是它的吸收者。自然界是固定不动的，人是要去迁就它的。让它去记载真理——虽然是非人性的——还要去服从那真理！理想的自动和勇气都没有了，景象是唯物的和抑郁的。各种理想都看作生理上惰性的副产品了，高的拿低的来解释，是“不过”怎样——不过一种低下的东西罢了。总之，你得到一个物质的宇宙，在它里面，只有刚性的人觉得自在。

若使你回到宗教的一方面去寻求安慰，问柔性的哲学家去找个计划，你得到什么呢？

唯理主义有宗教无事实

宗教的哲学，在我们操英语的人中间，现在有两大派。一派是激进些、侵略些的，还有一派像缓缓败退的。激进一派的宗教哲学，我指那英国黑格尔派（Anglo Hegelian School）的“超绝的唯心论”

（transcendental idealism）。格林（Green）、凯尔德兄弟（Cairds）、鲍桑葵（Bosanquet）、罗伊斯（Royce）的哲学，都属这派。耶稣教的宣教师中，比较的好学的人，大受这派哲学的影响。这派哲学是普神论的，那耶稣教因袭的有神论，自然已很受挫折了。

然而那有神论依旧存在，它是独断的烦琐哲学的有神论之嫡嗣，尽管一步一步的退下来，却没有废掉。那烦琐哲学的有神论，至今在天主教的神学校里，还是严格的传授。这派传下来的有神论，我们常叫它苏格兰派的哲学。我所说缓缓败退的一派哲学，就是它。你看一方面有进取的黑格尔派和其他“绝对”（absolute）之哲学家，一方面又有科学的进化论者（scientific evolutionists）和不可思议论不可思议论，即不可知论。——编校者者（agnostics），那给我们有神论的哲学家，如马提诺（Martineau）、波温教授（Bowne）、莱德教授（Ladd）等，给他们两面逼进来，一定挤得苦了。虽然是很公平坦白的，这种哲学却没有激进的性质。它是折衷的、调和的，它要找一个暂时的办法。它承认达尔文（Darwin）学说上的事实，就是那脑系生理的事实，但是它对于这些事实，却没有积极的发挥。它缺少那侵略性的特色，所以这结果也就缺少一种威望，不像那绝对论（absolutism）因为有那激进的论调，所以威望也不同了。

普通人的两难

你若是要从那柔性的学派，你须得从这两种里选一种。倘使你是喜欢事实的（如我所假定的），你就觉得界线这一面的各事各物，都留着那唯理主义和唯智主义的痕迹。那唯物论和流行的经验主义，你果然是逃避了。不过这一逃也有一个代价，就是把你和生活上具体部分的接触也失掉了。绝对论的哲学家，住在那高不可攀的抽象境界，永不肯下来俯就事实的。他们所说那绝对的心——就是想着宇宙就能构成宇宙的心——能构成其他亿万宇宙中任便哪一个，也像它构成这个一样。从这绝对心的观念里，你演绎不出什么实际的一件事物来。它是和这世上不论什么真的事物都相符合的。有神论的上帝，也是同这种观念差不多贫瘠的一个原素。你要知道那上帝的性质，你必须到

他所创造的世界里去；那种上帝是永远造成那种世界的。所以有神论的上帝和“绝对”同是纯粹的存在于抽象的高处。绝对论还有些奋迅的精神，平常的有神论更无味了。至于高远空虚，两派是相同的。你所要的，是一种哲学，不但用得着你的智慧的抽象能力，也要和这人生上实际世界有些积极的关系。

你要一个哲学系统含有两种东西： 第一种是对于事实的忠心和留意事实的愿意，换句话说，就是适应和调和的精神；第二种是对于人生价值同它自动性的旧信仰，不论这个信仰是宗教的，或是理想的。这就是你的两难。你求得的结果却分作两橛，截然不合。你所找着的经验论，都带着非人性主义和非宗教主义；唯理派哲学，可以说有宗教性了，然而对于具体的事实和快乐悲苦，又一些没有确定的接触。

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多少人和哲学有密切的生活，能完全领会我最后的一个责备，所以我要再费些时间讲那一切唯理论的不实在。那种不实在，凡有笃信事实的人都不喜欢的。

唯理派哲学的不实在

一二年前，有个学生给我一篇论文，他起头二三页我当时很应该保存好的。他同我所说这一点是一个很明白的譬喻，可惜现在不能读给你们听。这位少年是西方大学的毕业生。他那论文起头说，他常假定一件事，就是你走进哲学教室的时候，就应该和另外一个宇宙发生关系，这个宇宙和你在街上时候所接触的宇宙完全不同的。他说这两个宇宙间差不多没有关系，简直你不能同时用心在它两个里面。那具体的个人经验的世界就是街市所属的世界，是梦想不到的繁杂、纠纷、污浊、痛苦、烦扰。那哲学教授介绍给你的世界，是单纯、洁净、高尚。这世界里没有实际生活上的矛盾。它的建筑是古式的。理性的原则构成它的轮廓；论理的必然黏合它的部分。它所最表示的，是清洁和庄严。它是一个云母石的殿宇，在山上灿烂的照着。

在事实上说，这种哲学不算实际世界的一个说明，只好算实际世界上另外建设的一个附加物。单是事实所表现的那杂乱粗暴的性质，唯理主义家的想象不能容受，所以借这个古雅的圣殿做个躲逃的地方。

它并不是具体世界的一个“解释”，它完全是另外一件东西，是一个替代物、一个救济法、一个逃避的方法。

它的气质——倘使我在这里可用这个名词——完全和具体存在的气质不合的。唯智派哲学的特色就是精雅（refinement）。这种哲学能满足一种欲望，就是要得着一个精雅的东西当作默想的对象。但是我郑重的请求你们，去放眼看一看这具体事实的世界，看它可怖的纷乱，它的惊奇和暴虐，它所表现的粗野，然后再来告诉我，到底“精雅”两个字是否你们嘴里不得不说出来的一个形容词。

精雅在事物里面有它的地位果然是不错的。但是一种哲学，除了精雅以外说不出什么来，那是永不能叫经验派的心满足。它好似一个矫揉造作的纪念碑。所以我们看见科学者情愿离开了玄学，当它是一种禁闭的幽灵的东西，务实家洒脱了哲学的尘埃，而应它自然界的呼唤。

一种纯洁而不实在的哲学能使唯理派的心满足，实在这满足也很有些可怖。莱布尼茨（Leibniz）是一个唯理主义家，他对于事实的兴味比较许多唯理派的人已算多些。然而你们倘若要看肤浅的化身，只要去读一读他那文辞优美的《神善论》（Th odic e），在这书里，他想辨明上帝待人的正义，并且证实我们所住的世界是各种可能的世界里最好的。让我引他一段做个例。

莱布尼茨论永堕地狱的人是一例

在他那乐观哲学的障碍里，永堕地狱的人数

是他要说明的一端。神学者说的，在人类里，宣告永入地狱的人数远多于得被超度的人数

，莱布尼茨假定了这个前提，往下辩道：

拿恶和善比，恶就像没有了一样，假若是我们想到天国底实在巨大。区立俄（Coelius Secundus Curio）著了一本小书，叫做 De Amplitudine Regni Coelestis 今译为《论天国的广阔》。——编校者，不多几时前复印的。但他也没有能测想到诸天的广大。上帝的功业，古人所知是很有限的……。他们看起来，单是地球上有人，就是地球

反面有人的观念，他们也难了解。地球以外的世界，他们想，不过是几个有亮光的结晶的球体。但是今日呢？无论我们对于宇宙的限制，怎样想象，我们须得承认在这宇宙里，有无量数的球体，同这地球一般大，或更大些，它们和地球都一样有权载着有理性的居住者，这居住者自然不一定是人类。我们的大地原不过太阳的六大卫星之一。凡恒星都是太阳，地球不过许多太阳里的一个卫星，你想在有形的物体中，地球所占的地位多小呢？这好多太阳，也许上面都住着极乐的生物；那里永堕地狱的人，我们不必定要相信是很多，因为善从恶里面抽出的利益，只须几个例证也够了。还有一层，我们不能假设各处都有星球，那么星界以外的地方不是一个无限的空间吗？这环绕星界的无限空间……也许里面充满了快乐和光荣……我们一个地球和它的居民，这样说起来，算什么呢？地球比起恒星的距离来，本来只有一小点，这样一想，岂不是比一个质点还小了无数吗？所以拿我们所知道的宇宙的一部分，和我们没有知道而不能不承认的一部分相比，这已知的一部分，简直缩小了变成乌有。我们所知道的恶，都在这差不多乌有的里面。若是拿恶和宇宙间所有的善比较，这恶也差不多没有了。

莱布尼茨在别处又说：

有一种惩罚的正义，它的目的不在矫正罪犯，不在儆戒别人，也不在赔偿损害。这正义根源于完全的适宜。完全的适宜，要恶行为的补偿。索西奴斯（Socinians）的信徒和霍布斯（Hobbes）反对这个惩罚的正义，其实这正义是正当的报复，并且是上帝自己留着的。……这正义常根源于事物的适宜，不但使被损害的人快意，也叫聪明的旁观人满足，好而美的音乐或一所好的建筑物叫性情正当的人喜欢一样。所以堕地狱者的受苦，虽不能禁人不堕入罪恶，还是继续下去；享天福者的受赏，虽不能叫行善的人格外坚定，也还是继续下去。堕地狱的人，因为接续的罪恶招着新的刑罚；受福的人，因为不住的向善进行，加了新的愉快。两项事实都根源于适宜的原则……因为上帝使得万事万物都完全的适合，我已经说过了。

莱布尼茨没有握着实在这是很显明的，不用我来批评了。他的心里从来没有一个永堕地狱的灵魂的实在影像。他也没有想到“堕落的灵魂”的举例，数目愈小，受天福的人的光荣愈大。他只给我们一篇冷的文章，这里面的愉快材料，就是地狱的火，也不能使它温暖。

不要说，若是我要指出唯理主义哲学思想的肤浅，一定要回溯那肤浅头脑的时代。就是今日唯理主义的乐观，照喜欢事实的人看来，也是一般肤浅。实际世界是一个公开的东西，唯理主义定要做出系统来，系统总是闭关的。实际生活里的人，看着“全善”是一件很远的东西，现在还在经营中。唯理主义不过是有限的和比较的事物之一种错觉： 事物的绝对的根本是究竟满足的一个全善。

斯威夫特论唯心派的乐观主义

对于现代宗教哲学这样空气般浅薄的乐观主义所起的反抗，我找了一个很好的例，是一个勇敢的无政府派著作家斯威夫特（Morrison I. Swift）的著作。斯威夫特的无政府主义比我的是稍极端些，但是我对于他的不满意于今日一般的唯心派乐观，很表同情，我知道诸君中对于这个，也有人很表同情的。他的小册子，叫《人类的屈伏》（Human Submission），起头是几段报纸里的城市新闻（自杀饿毙等），作为我们文明世界的标本。例如：在雪地里从市的这头走到那头，存着一个找到些雇工事务的空希望，他的妻子和六个儿女都没有粮食，因为没付房租，在那东边一所居住屋里的家宅也被人逼着抛离了。这位书记生约翰·科克阑今天喝了石炭酸绝命了。科克阑因为患病，在三礼拜前失了他的职业，病中把一些很小的积蓄都用去了。昨天同着一队扫雪的人做工，但是他还是软弱没气力，试了一点钟，再也做不动。随后又去四处找事情做。他完全绝望了，昨天晚上跑到家里一看，妻子和儿女绝粮了，门上贴着家宅逐出的告白了。次日早上，他就服毒死了。

斯威夫特接下去说：“这类的记载我这里很多，要充满一部百科全书也容易。上面我举几个例来做宇宙的解释。英国杂志里一个作者说：‘我们觉得上帝在他的世界里存在。’罗伊斯教授在《世界与个人》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